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

五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中允臣黃良棟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曆四年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答手詔所問曰臣等  
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變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  
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爲憂下以生靈爲念臣等不任  
慙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

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  
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  
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詔旨  
謂民困敝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諸侯之暴  
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斂  
日重邊事一聳調率百端民力愈削水旱無備稅賦不  
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  
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

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  
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  
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  
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强之期庶有望矣詔旨  
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  
內有河北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  
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制置樞  
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

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遏隨在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韓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爲邊兵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疍

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  
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五緣邊弓箭手逐一  
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  
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七逐路各選將佐三  
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備攻戰八  
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  
以奪其地就降其衆河北五事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  
運使密令經度邊事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三

委樞密院於閣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於陝西抽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技勇并增置將校已而仲淹又奏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覩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



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  
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竒效可平大患惟期夙  
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縱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  
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  
臣叅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  
乞更不帶招討都署職任 改延州龍口平寨爲龍安  
寨仍賜修寨禁卒緡錢先是廊延都監周美破賊於無  
定河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羊馬駝器械

三百計因城龍口平寨賊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

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

此據周美傳附見然龐籍傳云使王信築龍安寨已附慶

歷二年四月戊子而王信傳亦畧無龍安築寨事不知何也當考

壬辰錄散直李慶子忠爲下班殿侍以慶與涇井監蠻賊戰沒也 置均房州通判各一員

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劉沆招諭桂陽監蠻賊有來首

身者並與等第推恩

會要出師篇即此後書招到二千餘人蓋聯書之也今依實錄仍見

月十

戊戌諫官余靖言元昊遣人求和皆出契丹之意我之言議動息彼必皆知伏緣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深入先帝與之對壘河上矢及乘輿天下安危在於刻漏止以三十萬物與之通和今元昊戰雖屢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故爲邊鄙之憂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讐與物遂至二十六萬彼若不允豈可更添且夫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竊以景德之患繫安危於頃刻而物數如彼今日之患遠在邊

鄙之外而物數如此臣雖愚賤深所恥之且元昊之書其名雖順其詞甚悖自言通和之事非其本心今雖與物更多邊亭豈敢撤備又况契丹之力能制元昊聞其得物之數寧不生心無厭之求終難應副若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伏乞朝廷極慮商量必令輕重得所事有形比須索隄防元昊凡所過求不宜盡許一啓其源塞之實難惟察利害而審計之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從之以貽國羞 靖又言風聞楊守素等

進狀乞早回本國未聞朝廷指揮者臣竊以和好之謀  
可否之報在於元昊不在行人守素等雖有商量之名  
必然未肯與奪今若不早發遣切恐別起怨詞計元昊  
外則貌從契丹內則貪我金帛然其凶狠必非實誠蓋  
緣出師以來未曾挫衄勢猶大盛心亦無厭此去和與  
未和必是大舉兵甲羌人之性翻覆勝則驕慢敗遂來  
歸此皆常情所知也臣以爲今之計者莫若許其歲物  
定數及和市之限謂言國家各守境界兩不相侵君臣

如初無復疑貳已勅邊守專待使來如此處置不必守素等肯與不肯也臣又恐二國之好因守素而成北敵邀功勢不可抑况梁適失詞北人徯望已久事成而謝之亦有害事成而不報亦有害謝之之害小而不報之害大此又將來之患也若幸而元昊未滿其意則我或小勝彼當自來儻逗留行人待其詞服雖得要約未可信也其尹洙與楊守素等伏乞早賜發遣

靖此奏不知幾日今附見

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晉

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  
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  
陝西最爲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麤暴所能專

任章凡四上其一曰

靖論青武人使獨守渭州恐敗邊  
事本傳有之六章據靖諫草本傳

實錄俱無有二章別論水  
洛四章乃專論青領渭州

臣竊以朝廷所以威天下者

刑賞二柄而已聖人不妄賞人亦不妄罰人若夫同罪

異罰者明主之所不取也今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枷勘

劉滬爭修水洛城事而洙罷路分青領州任非唯賞罰

不明兼亦措置失所臣請別白言之始者朝廷以狄青尹洙雖傷於猝暴不合加勘滬等又緣是朝旨不令修

城兼恐抑挫帥臣之威遂移尹洙別路狄青當路歐陽修四

月二十六日丙辰疏云移尹洙而不動狄青即靖所謂當路但不知是何職任今既不令獨守渭州必自此徙

并代也移狄青當路未詳八月十六日乙巳狄青以

權并代部署復為涇原部署不知何日權并代部署或

在欲令獨守渭州後此蓋朝廷愛惜帥臣之本意今來只因孫沔

稱病便忘却舊來商量同罪異罰之外狄青更蒙升用

其不可者六馬臣以為當今天下之官最難其才者唯



是陝西四路之中當賊衝而民戶殘破軍中氣索涇原  
最甚當擇天下才智第一授以涇原軍民之政今付狄  
青剛悍之夫不可者一也朝廷自來以武人羸暴恐其  
臨事不至精詳故令文臣鎮撫專其進止今狄青不思  
舊來制御之意不可者二也初緣狄青出自行間名爲  
拳勇從來逢大敵未立竒功朝廷獎用太過羣心未服  
今專使統一路兵馬必無兼才壓服其下且以尹洙之  
才與相佐尚猶如此若獨任剛狷之人衆所未服必致

敗事不可者三也本來選用狄青謂其剛果堪爲鬪將  
令兼知渭州且夫知將以城守爲能鬪將以野戰爲勇  
各有以撫軍民今來狄青出戰則須別得守城守城則  
當求知將豈此一夫所能兼之其不可者四也昨日狄  
青尹洙同勘劉滬朝廷嫌其率暴故移尹洙慶州今  
洙當降罷而青得進用乃是朝廷專罪尹洙且狄青麤  
率武人豈得全無血氣枷送滬等未必盡由尹洙歸罪  
於洙事未明白不可者五也凡暴貴之人不能無驕狄

青拔自行伍位至將帥羸豪之氣固已顯露只如昨夾  
朝廷所差醫官身帶京職青以一怒之忿便行鞭扑如  
此恣意豈是尹洙所使朝廷歸罪於人亦須察訪其實  
不可者六也且慶州極邊帥府非養病之地伏乞朝廷  
別選才智之人以守渭州兼進止一路兵馬專委狄青  
關將之事其孫沔儻或不病則當發遣赴任渭州如實  
有病即召歸京師診理所以示朝廷憂邊謹罰之意  
又言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

朝旨者臣竊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上之罪二者之間必有一焉臣伏思陝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寬平易爲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遏則爲關中之憂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以來長以涇原爲統帥之府前歲葛懷敏喪敗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徃彼完緝尚先遣中使諭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委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畧又差張亢知渭州狄青同爲一路部署琦等雖名四

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亢領州寄青爲關將即是  
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詔琦仲淹赴闕又  
令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爲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  
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亢之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  
況往彼宣撫則固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已罷鄭  
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  
職事且范仲淹號爲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  
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

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實以爲不然伏自懷敏覆沒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刼掠之餘雖或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完實議和未定而早解怠抽減將帥軍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戶界中修一城寨尚有刼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倉猝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

意謂此二人偏見之情以相唱和故換孫沔在青之上  
欲令庶事在所商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遂以涇原一  
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廣更無一奇才可以  
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况始因行事  
猝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專兵柄不知是何賞罰且緣  
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爲性暴鄙吝  
偏裨不服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  
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服而敗國家之事雖傳

聞仲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涇州駐劄以制大節須  
別得渭州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勢又况龐籍守  
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任最難一路無  
乃籍等羞與爲伍以懷怨望乎朝廷之賢一至於此伏  
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  
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  
上之罪 又言臣累具奏陳爲狄青兼知渭州不當未  
蒙朝旨聽從者此蓋兩府大臣不顧社稷利害唯要遂



非行事伏緣西賊僭叛以來涇原屢遭侵擾任福敗於好水葛懷敏敗於定川關中震驚君臣旰食臣謂朝廷當極選文武才傑共守邊疆爲謀未周聞諫不聽豈非不顧社稷利害乎涇原利害屈指可計且范仲淹前歲被差之日必得韓琦然後同行今日預政之謀未爲憂國同此議者亦當審細臣料大臣強爲其說其詞有二其一謂當今文臣無可差其二謂自來武臣在邊多被文臣掣肘不若專委武臣責其成功此皆護短之說本

非通論當今天下之大我冠委佩出入朝廷列侍從者  
駕肩疊跡及求一邊郡知州則不能得之此執政者進  
賢之失也求一士而分其任縱無竒才比於專委一夫  
不猶愈乎况好水之敗韓琦等爲招討使定川之敗王  
公爲都部署皆號本朝精選尚猶不免喪師豈可狄青  
獨能了乎又武臣在邊文臣掣肘之議本爲不近人情  
且琦仲淹等領兵之日自謂安邊之謀臣及其歸朝遂  
生掣肘之謬論若如此說則龐籍文彥博孫沔盡可罷

去矣竊觀狄青所爲若其決醫官擒劉滬皆驕滿之至  
豈能獨統其衆乎且水洛垂成而急捕劉滬致刼掠傷  
殺之患取笑敵人將帥之才於此見矣况朝廷特差魚  
周詢等前去體量得有過又蒙進用朝廷之令於何取  
信勿謂楊守素等來此講和便言邊鄙不足憂者今春  
張延壽去後兵臨秦州平川熟戶一千餘帳掃地皆盡  
城中震恐邊臣不以實聞此則目前之禍不必引古爲  
證伏乞早賜選差忠勤才畧之臣以知渭州如臣言無

可采則乞還舊官臣之分也若謂已行之命難爲改易則朝廷今後一切特行何用諫諍又與同列言臣等各三上劄子論列狄青等差遣不當事今聞大臣堅執不肯改更臣等近共論岑守素狄青二事守素是陛下左右之人只是纔罷皇城司未當再任陛下要命令必行立改差命其狄青本因有過當行責降朝廷惜邊將事體只合依舊任使大臣不能選擇能臣就委狄青州任明是差失臣等累有奏陳利害甚顯大臣一向遂非不

肯改更初議緣今日天下之勢最可憂者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陝西陝西之事安危最急者在涇原自西事以來賊人不過一兩次犯延州等路唯涇原自高繼嵩王規累度禦捍得退外又有好水定川之敗則賊之意豈須臾忘此一路也蓋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禦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人假如賊人圍守鎮戍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却從間道領

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臣竊聞大臣之議但欲精  
選通判前日尹洙以館職知州關中之人以洙氣勢尚  
輕預憂緩急有事不能制伏士卒況可只委一通判小  
官安能了事以此言之是渭州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  
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也陛下欲命令必行雖左右之  
人已授差遣立有改更大臣觀邊上事勢如此不甚憂  
念一向遂非強有論執是天子之意易回大臣之偏見  
難改也伏乞陛下以安危之意直諭大臣令選才望素

著之人委以涇原帥府若不如此處置必恐後悔難追

尋有詔徙青權并代部署

後癸卯七月遂除王素涇原帥蓋因靖等屢言之也又

實錄八月十六日乙巳秦州刺史權并代部署狄青爲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涇原部署青徙并代

不知是何月日亦必因靖等論列不已故暫徙之不一月却歸舊任但實錄失不載此今即附見更俟考詳岑

守素事實錄亦不載

賜消井監捕殺夷賊軍士丁緡錢

甲辰涇原路經畧安撫司言修水洛城畢

丁未開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臣伏見開寶寺塔

爲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宜戒懼以答天

意尋間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內廷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者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內廷外及四方抄斂錢物再圖營造臣忝備諫職見此事體不可不言臣聞帝王行事但能勤儉修德感動人心則雖有急難後必安濟臣觀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來國帑虛竭民間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方之民安咸蒙其福矣如其不恤民病廣事



浮費奉佛求福非所望於當今且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餘且以侈麗宗飾甚非帝王之事或有戒臣者曰若有營造必不出於府庫但用內廷無用之物準其直而與之亦不誅求於民任自僧徒化其願施者積歲累月而成之庸何傷哉臣應之曰天下之民皆厭賦役之煩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攜手赴井而死者其窮至矣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

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而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之若作無用浮侈之事民益怨矣又二年以來減省後宮請給皆言內中煎迫不似往前今一旦捨施則財物無紀何以取信四方哉初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廷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橐爲害滋深若以經火不壞便爲神異即本在土底火所不及若言舍利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所憑此言妄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

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  
况舍利本遠方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  
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  
視此可以監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指揮更不營造  
上以見陛下不惑之明下以昭國家愛民之意仍乞更  
不迎入內中供養且敵人軍校皆呼舍利舍利入宮不  
祥之語尤宜戒之其燃頂爛臂之人亦乞禁絕時盛暑  
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

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諫臣如此

據江氏志

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爲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畧安撫使兼知渭州素在淮南行部至郡邑場務所問者課額羨與否而已未嘗毛舉細故以摘發官吏人初視之若濶於事情而所布耳目實甚廣間有被劾者皆罪法必得故人人若素坐視

其家而莫敢爲非

此據朱吏附傳不知誰所作姑錄之  
竢考江都幾云王仲儀帥平涼出都

門長簷帽四襜衫金束帶鞍馬稱是子野赴甘棠偕行  
顧謂子弟輩不意仲儀壞到此箇地位按是年八月王

質知陝州然則素雖有此  
除命到八月乃出京也

契丹歸明人進士梁濟世

爲應天府楚丘縣主簿濟世本涿州人嘗主文書敵帳

下一日得罪來歸且言將有割地之請既而劉六符至

上發書以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亦疑其事先漏也

廷朝

先知北敵有割地之請緣王果購得敵書本也此又云  
梁濟世來告豈濟世因果以歸附止一事而史各言之  
故不相屬乎當考

辛亥升陝西制勝指揮於雄武之上 賜歸明人大理

評事蒙守中進士出身

壬子詔䟽決天下繫囚流徒罪降一等杖笞釋之雜犯至死情可憫者奏裁旱故也 叅知政事范仲淹爲陝

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岱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

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  
敵人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  
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  
如盟信可保何至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  
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  
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三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  
軍後面覷步谷口道路此又大可疑六也設或二國不  
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

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皆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諸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徐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



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  
廳便畫河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用何人將帥添若干  
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敵之  
勢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  
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  
之 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  
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  
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

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思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寢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

出按西北邊未許道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

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及弼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此當時羣小人謗仲淹及弼故云爾

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畧加刪濶庶不失事實正傳但云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寔聞於上會

塞下有警仲淹因與弼請行邊於是以前河東今據弼自叙劄子增以夏竦僞作書詔事契丹與西界會兵討岱爾族亦據弼奏議國史及仲淹墓誌神道碑皆不明言也

蕪轍龍川別志云范文正公篤於

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爲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枉過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地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陝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爲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

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爲之愕然故歐陽公爲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稱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乃信之按轍所志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魏秦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癸丑諸軍因戰傷廢停不能自存及死事之家孤老月給米人三斗 又詔因西事科配及揀鄉兵逃移未復業者所在招輯之

甲寅上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

此默禱上帝願歸咎于眇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  
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

感天心矣

五行志云是歲京師旱飛蝗蔽天

戊午雨 追封鎮國節度使李繼和爲安國公以其廟

爲安國廟初繼和知鎮戎軍創爲城洫又有威惠吏民  
爲立祠及西賊入寇廟中數有神光及夜聞甲馬聲故  
特表異之 樞密副使富弼言伏見朝廷以契丹發兵

會元昊討岱爾族路出河東境外疑其變詐恐爲河東

之患遂遣叅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此陛下憂勞愛民之深也仲淹聞命夙夜在心即乞於京師及陝西發兵馬調錢帛爲備禦之策此仲淹忠勤體國之至也然以臣愚慮或恐過之何者臣前歲奉使契丹頗見情狀又自去歲至今日見河北河東探報契丹與岱爾族相持事宜叅驗得實契丹必不寇河東決矣彼既不來是不宜枉有調發空成勞費雖不入寇然張虛聲以困我未必無心今若勞費不悛則正落賊計亦爲窺見淺深非策

之得也此臣但論今歲必未爲患若他時則非臣所知  
他時雖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東爲掎角之地  
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東照管未宜  
調發若將來河東却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誤國大  
計之罪乞加臣身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爲備  
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  
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不以爲恨既退仲淹猶  
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

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敵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衄敵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敵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



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濶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爲憂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陰相交結乘虛有謀邊臣每奏敵中事宜則曰探候之人妄欲希賞未嘗聽也蕃使每到朝廷勃慢則尚曰邊鄙之人無禮是其常

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謾嚇佯爲包容其實偷安不爲國家任責畫長久之遠。經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有勝筭。又至慶歷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媢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爲計。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敢然者。何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敵爲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坐享重幣。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

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歡盟渝盟擾邊我則遂困不幸凶荒相繼盜賊中起二敵所圖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拔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

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舊策待二敵也前既輕敵忘戰不爲預備致二敵連禍爲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敵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詎可約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策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摠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敵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爲

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北京爲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爲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三萬鎮二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保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爲諸路救援餘二萬分頓諸道巡檢遊擊兵今無事時河朔已有駐泊屯駐就糧兵十八萬本城五萬至用兵時約增十萬人則戰兵足矣

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當時守城不敢出寇兵堂堂直抵澶淵幾至渡河爲京師患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領三十萬衆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逗誘衝陷掩襲臣雖至愚未信敵騎敢長驅而南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渡之變也今雖用三十萬然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縱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復畜兵只以本部

鄉軍堅守不使出戰二曰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賊汗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爲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驅遣目前常事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敵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爲患不細其上件十九州軍寨在河朔尤爲要害內定保雄霸滄五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四軍近已得旨選人差定見施行次

北京已有大臣自餘鎮冀瀛莫祁五州保定乾寧永寧  
三軍北平一寨亦乞差選長吏並使久於其任內績効  
著聞優與就遷秩祿及厚加錫賜使樂於邊計無所怨  
苦則悉心營職自能久處或廉勤可尚而才力不足者  
罷之與內地合入差遣若故爲乖慢因循欲離邊任及  
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廢之終身如此則人知禍  
福必及其身孰能不勉三曰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  
選人久任外其餘小大文武官并十七州軍長吏以下



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分擘舉充或委  
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擇不許循入並須三年一替  
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  
時外求得失相萬也四曰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者  
民賦有限軍食多闕必須廣爲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  
有凶歉謀之不獲寇至益戍常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  
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也河北自石  
晉失燕薊之險無可固守是以畜兵愈多積粟愈厚國朝

踵之頗久至景德講和之後兵備漸弛粟亦隨減前年敵忽生變雖與復和而終非悠久之計自此邊釁已兆未有寧歲尤宜謹備禦之策使久而不匱臣得養兵二條其一條據守邊兵合留外駐泊屯駐就糧諸軍分屯於河南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月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誅歛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

緣大河州軍起教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實屯近  
邊兵馬每三歲一代亦足以寬河朔乏困之民二者可  
擇一焉或兼而用之亦善不然恐無事時河朔已殫竭  
一旦用武民必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讐豈暇禦外  
寇哉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  
況邊陲乎頃朝廷未與匈奴講和敵騎每入寇惟懼北  
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常南北兵各爲一軍凡對陣  
敵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懲此固有南

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爲勝也今  
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爲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自  
入河北純募土人爲禁兵料錢不過五百文每一指揮  
卽代南兵一指揮歸營不數年三十萬盡得北兵又教  
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豈敢輕動哉恐議者謂財匱  
不宜益兵則請於別路罷招以此益彼無所增矣既得  
土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  
北敵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

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己國燕王威望著於北敵知是皇叔又爲王爵舉天下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嚴刑好殺而無敢當者北敵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旅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敵使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北敵謂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王而止今

春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北敵以朝廷爲重王之薨則北敵以朝廷爲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敵人而親王素有威望爲隣國所畏者又以淪謝且不復聞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敵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敵人之窺測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人事者數人爲王畿千里內州慮宗室出外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爲事通判位下難以規正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

爲同知州所貴勢均力敵可以共事而無所乖俟歷一  
兩郡決知可以獨任則罷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擇其次  
者數人爲千里內州郡鈐轄亦恐未練軍政職事不舉  
其都監監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職  
乃選良守臣伺察而審處之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  
遣者爲畿縣都監監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亦  
選良令長以諫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僚賞  
罰以勸沮之其有勤儉好學接僚屬有禮曉習文法能

理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獎諭或賜金帛或選官秩  
有諸過惡者亦量小大等第或罰俸或贖金或降官甚  
者還黜於官宅俾之省過一二年復遣補外凡三有過  
而遂不改者終身使奉朝請如此教育選試之善者必  
賞不善者必罰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  
後漢東平二王者不爲難矣內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  
威示四方此有國者之急務也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  
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至於襁褓之子亦



皆爲侯爲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蔭  
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  
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妄動此前代帝  
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沒抑壓僅同  
豢養縱其癡騃殊不教訓雖有說書官又實虛設是盡  
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爲善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  
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教誘使之成  
器蓋望立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落又有

負擔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日  
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  
有所進益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  
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爲歷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  
而陛下未知教道任爲過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損枝  
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又復思陛下任李用和爲殿前  
副都指揮使任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者是任親也  
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親信則宗室

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惟朝會時羣行旅進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宗室但出都城四門之外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又况四夷乎自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宜乎爲識者之所憂而北敵之所輕也且如北敵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特哩袞楚王伊勒希巴是其

親近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  
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  
哉蓋聞其名而疑有其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使  
聲名漸著聞北敵北敵亦必謂南朝有人根本牢矣欲  
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者亦有以虛聲懾  
者兵家尤重先聲而後實况臣之所說必使聲實相副  
願陛下行之無疑其禦策一曰景德以前緣邊土兵無  
事時留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爲逐路部署司抽起緣邊

闕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土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敵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入內地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敵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爲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敵惟懼邊兵凡聞以南兵替入內地敵人大喜故來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復尋景德初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以爲官軍必敗幸而敵騎中

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敵若入寇緣邊土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移若逐處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有餘則方許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

自有近裏州軍土兵可以聚而爲大陣矣

臣上篇議十  
九城分領兵

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  
不出戰其逐路部署司可於十七城聚而爲大陣兵矣

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勁敵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雖南兵之怯亦頗增氣局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敵騎乘而南則表裏震恐

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沮喪安能保其全勝哉二曰  
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  
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兵廣信安肅之  
間大抵敵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後東出雄  
霸之間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  
之交蕩然可以爲敵騎歸路遂置保定軍介於二州以  
當賊衝厥後開道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  
亦少梗矣然窮冬冰堅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爲必安

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則敵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姑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漫若用以爲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敵可以平入敵且守盟不動則無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而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敵若寇邊必由廣信西而來敵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敵必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敵必易我而懈於是



令廣信安肅保州三城開壁會兵張擊之聲而不與戰  
敵必分兵復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敵既前後  
受制必未敢長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  
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平州入符家寨口則咫尺燕薊  
矣滄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齎雄霸之間即景德  
敵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抵燕京會滄州兵  
擣其腹心破其積聚敵見兩下兵入莫之爲計矣燕地  
既亂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所縈而不能遂去於

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兵合擊必大破

之追奔及燕盡逐敵騎過山後

敵兵入界則整若敗而出寨則紛然散失無復

行陣易爲驅除矣

以兵守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符家寨

此四關口

皆險隘各以三千兵守之固矣

則敵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

而復全燕之地拔數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

自謂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來新

開布尼雅特木確克珠確克二口敵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

險峻不容車馬

敵人鑿山爲徑只通人行有雨則壞常須脩壘然後通險峻非行兵之道雖

不加防守尚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兵車縱敵入寇發  
伏可以盡殺之假陛下謹重未欲舉復燕之策即請寇  
入之後屯重兵於西山下敵雖有所掠而東出無路進  
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擊必使退敗保  
無深入之患敵勢既屈與和則久亦制匈奴之下策也  
三曰燕地割屬契丹雖逾百年而俗皆華人不分爲匈  
奴所制終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國不能與我爲主往往  
感憤形於慟哭臣前年奉使北廷邊上往復數次邊人

多勸臣曰萬一入寇我沿邊土人甚有豪傑可自率子弟數百人爲官軍前驅惟其所向而破賊願朝廷復取燕薊之地爲華人死亦幸矣臣竊壯之慰謝而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遂虛邊豪之請雖然臣未嘗忘懷思爲異日之用自後不輟尋訪所得頗多將來敵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邊豪令自率鄉人各成一隊或爲嚮道或爲內應或破陣或攻城大可以爲王師之助矣其始去則質其家其成功則厚其賞臣亦不患其譎而

反爲吾害也四曰古者有外虞則以強敵攻強敵中國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備禦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是北敵強盛十倍羗人異日渝盟悉衆南下師力若不給則禍未可涯宜求所以牽制之術使有後顧而不敢動動亦有所憚而不能盡銳以來我力足以禦之此不可不慮今契丹自盡服諸蕃如元昊回鶻高麗女真渤海烏舍鐵勒黑水靺鞨室韋達靼步奚等弱者盡有其土強者止納其貢賦獨高麗不伏自謂夷齊之

後三韓舊邦詩書禮義之風不減中國契丹用兵力制高麗高麗亦力戰後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頗常勞其制禦高麗亦終有歸順朝廷之心臣伏見淳化中其國主王治以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來朝納款太宗不從但婉順回答又於咸平年中其國主王誦遣戶部郎中李宣古來使真宗亦不納但降優詔而已又於祥符七年其國主王詢遣工部郎中丹徵古齋表來使表稱今斷絕契丹歸附大國仍乞降正朔及皇帝尊

號真宗又不許陛下即位後天聖二年復曾遣使來朝  
朝廷差柳植館接其事甚邇前後高麗四次遣使脩貢  
每來必稱不願附契丹而願附朝廷朝廷終不允納雖  
然觀高麗款附之切如渴者望飲饑者望食無一日而  
忘也但略遣人翹發則其來必矣來即善遇之許其歲  
朝京師賜予差厚於前使回其心優爲詔命之辭以悅  
其意他時契丹復欲犯順以逞兇志我遣人使高麗激  
之且約曰契丹往年無故取高麗三韓之地又景德間

興師深入誅求無厭高麗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數與之鬪故歲遺亦厚于茲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邊境我軍民共怒皆願死戰我不敢違衆行師有日高麗其舉兵相應表裏夾擊契丹敗則三韓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庫盡歸高麗我秋毫不取但止復晉所割故地耳高麗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斂取過重向者恨無大國之助以絕之聞今之說則欣然從命然則契丹不足破也或者欵納高麗則契丹可爲釁端或



以爲不便臣答曰前歲之隙豈納高麗興亂邪敵人之性變詐多端苟欲背盟何說不可豈宜動自拘礙不敢有爲直俟禍來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謀謨天下之事乎高麗果入貢假使契丹來問我當答以中原自古受萬國貢獻矧高麗素稟朝廷正朔但中間廢隔今却復修舊好使我何辭阻絕亦與契丹納諸國之款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納高麗之貢哉臣又思若契丹寡弱不足爲虞或能謹守盟誓無憑陵中國之志則

何用遠納高麗之款而近忽契丹之約今契丹盡吞諸蕃事力雄盛獨與中原爲敵國又常有憑陵之心况前歲已生釁隙自知不直謂朝廷僞增金帛後圖釋憾不久又將先發以制我焉發而謀之謀不及矣經營措置今乃其時臣又嘗聞契丹議曰我與元昊高麗連衡攻中原元昊取關西高麗取登萊沂密諸州又曰高麗隔海恐不能久據此數州但縱兵大掠山東官私財物而去我則取河東三十六州軍以河爲界臣聞此久矣萬

一果如此說臣謂朝廷亦無以制之外寇如此窺中國因循日過一日臣不知終久如何夫高麗累表乞貢奉朝廷終不許遂決志事契丹所以爲契丹用也契丹所教無不從朝廷若能許高麗進貢正遂其志則必反爲我用也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麗雖事契丹而契丹憚之天聖三年契丹常伐高麗是年朝廷遣李維奉使高麗殺契丹兵二十萬匹馬隻輪無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麗不必俟契丹動而

來助臣料契丹必疑高麗爲後患卒未敢盡衆而南只此已爲中國大利也亦願陛下行之無疑五曰鎮定西山有谷口十餘道盡通北界山後之路景德以前不甚迹熟蓋溪澗峻狹林木壅遏故敵騎罕由斯路而入雖有來者亦不免艱阻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後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往來通快可以行師臣亦嘗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有復燕之計恐天兵渡河直抵燕京則敵人欲出我不意由

山後進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也臣料往年  
沿邊亦曾探報聞於朝廷今若契丹自廣信安肅入寇  
我以重兵禦其鋒復有西山別衆橫行背擊官軍敗績  
則大事去矣此兵家切務不可不知當得廉幹謹密者  
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禦捍必有勝之之術先事而  
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六曰祁深舊非要郡宿兵  
至少城壘迫而庫陋不甚完葺竊聞契丹今後入寇知  
我重兵屯鎮定不肯直南才過保州便取東南路由祁

深趨冀貝寇澶魏冀貝澶魏城大而堅惟祁深二壘當  
廣而高之以防攻迫誓書不得創修城池若因而廣之  
則無疑又曰敵既憚鎮定而忽深祁必謂二城兵分不  
戒而過我若乘其不備使二城潛出精兵首尾相應而  
擊之必大得志此繫於臨時非可預慮然知兵者所當  
留意七曰唐漢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代州定  
襄等路蓋當時中國據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能  
由此路而來也自石晉割燕薊入契丹中國無險可守

故敵騎直出燕南不復尋定襄等路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敵不可得而入須從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爲掎角之勢則河東不可不大爲之防或剏立城池或造作險阻卜何地可以設竒伏何路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爲經度素有隄備則臨時可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使河朔表裏相應拒寇使不能逞其欲茲實防邊之務也凡此等守禦十二策摠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

沿邊土豪并內地故老博採叅較得之甚詳及於北廷  
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籍質以時務用是裒  
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即非臣任胸臆罔聖聽伏  
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更相致詰  
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旁拒衆證兩府亦不得  
徒事譏病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  
臣聞古者明君遭患難則退修道德可以無咎是故文  
王出美里純任教化而終滅獨夫勾踐脫會稽勵精武



事而卒破夫差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故陳主  
答書悖戾而楊素下殿請死蔡賊跋扈難制而裴度誓  
不兩生終之隋滅江南而裴度平淮西有以見古之君  
臣所爲各得其道則未有不建功立業聲流萬世者也  
昨契丹背約呼索無厭朝廷以未有備禦增幣約和陛  
下未有文王勾踐雪恥復讐之心臣下亦未有楊素裴  
度死難平賊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紛建功立業如古  
之君臣何可得也臣竊計北敵勢方強盛可以入寇而

輒肯議和者有謀也謀後舉事以爲萬全之策也又計中國之勢如人坐積薪之上而火已燃雖焰未及其身可謂危矣北敵之強既如此中國之弱又如此尚不急求救之之術是欲秦之魚爛梁之自亡邪臣備位樞府夙夜憂畏但恨未得死所少紓國難惟願解臣密職典河朔一要郡得以拙勤經營邊事雖未敢必謂無虞然自謂或可稍寬陛下北顧之憂矣伏惟早賜裁幸是月諫官余靖等言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爲

孽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等  
伏念災異之來實由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  
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  
之及改治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  
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  
敵人驕暴凌脅中國盜賊縱橫驚劫州縣養兵至冗擇  
將不精科配頻繁公私匱竭內外之官務爲辦事而少  
矜恤之人天下之民悉其供億而有流離之苦治道至

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驚懼之意然因循舊弊未甚改更所以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爲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

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寬容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辨四裔交納內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望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其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又無近效則用災異冊免三公故事而去之

別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別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副聖選 又言臣等待罪于今七日曾不得報憂媿殊深不知所措竊以今天下之勢外有羌戎結連侵脅之憂內有邊陲守禦戰爭之苦兵冗財竭賦歛暴興生民膏血掬取無極譬如投石入井到底乃止不幸有旱澇饑荒之變盜賊乘時而起將何以

禦今日視前一二年國用民力固不如矣復且因循無  
有更改舊弊之術後一二年還視今日又可知矣非獨  
不如今日其患至大縱有知者不能爲謀臣等以諫名  
官見天下之勢至危如此既不能開廣陛下恩信以固  
民心又不能糾正大臣闕失以救時弊是致災異頻數  
中外恐懼臣等上負陛下選擢之恩下負生靈困苦之  
望憂慮終日譏責滿身尚何顏面出入朝中臣等罪咎  
實深伏乞朝廷必加竄逐以謝天下又言臣等竊慮朝

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臣等然臣等自念  
昨蒙陛下於衆人之中非次選擢當時物議謂臣等必  
有建明臣等協心自期必有報効觀今天下之勢日可  
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補助之致也  
或朝廷尚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各與臣等外任合入  
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效朝廷別得賢才使居諫職必  
有謀畫以助治功 知制誥張方平言臣微聞外言北  
敵不守封略築城鄙上邊吏謀知料閱兵馬且復遣使



來事固未審虛實然國家與敵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  
利盡則交踈理之常者顧但紆緩歲月北方諸部羈從  
於敵者如奚高麗達勒達常內懷不服特強役屬之爾去  
冬敵以衆臨河西自以爲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  
羞諸部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辭生事思  
有逞於我豈保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好  
可結朝廷豈願交兵黷武即事至於不獲已亦在上下  
奮勵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筭河朔之兵不

畜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水占三分之二得以專力而控  
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重師澶魏中山  
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奇伺便邀其重歸是  
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矣且敵久與中原通甘心豢弭  
其貴人習於驕佚其部人不練於戰鬪於其本俗衰弊  
已甚而又母子兄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此其亂危之  
形中國可乘之機會若朝廷有意於遠畧幽薊可圖也  
尚能爲中原之患哉陛下誠震其威靈廟堂審其計議

內外文武各致其力使敵一舉而不得志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部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其或者使復合於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幾無倉卒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糧繕器械葺廐牧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

未用爲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此皆朝廷塵熟之  
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敢自隱惟

宸鑒裁擇

塘水占北疆三分之二  
此據方平別疏政定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四年秋七月癸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羣臣毋得上表請加尊號

甲子燕王宮火

丙寅降知石州洛苑副使劉舜臣為禮賓副使坐盜用

公使酒醋法當死上以邊臣特寬之

丁卯詔廣西轉運安撫司出榜宜州有獲區希範正辭蒙趕者人賜袍帶錢三十萬鹽千斤

戊辰賜鄜延路部署王信等器幣有差初知延州龐籍於吳朝谷創石背堡而西賊嘗以兵二千餘人來寇信等擊却之故有是賜

辛未命知制誥田況提舉河北便糴糧草梓州路轉運司言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史愛誘降消井監夷賊

糾教等請並補三班差使殿侍消井監一路招安巡檢從之

壬申殿中丞蔡挺管勾陝西河東宣撫機密文字范仲淹請之也挺詭譎多計人莫能得其情實每持仲淹等機事泄於呂夷簡以自售云

此據墨史附傳

賜修水洛城禁

軍及弓箭手緡錢

癸酉詔諸告本營結集逃叛而當遷擢者徒隸別指揮先是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

之妻曰共姜詩稱莊姜宣姜皆以諡從夫也然則古無  
先夫作諡之文自漢晉隋唐而降歷舉后諡多冠以帝  
號不然則叅同一字惟聖朝循措作諡之典追合從夫  
之義祖宗之后共此成法若僖祖諡有文獻后曰文懿  
順祖諡有惠元后曰惠明翼祖諡有簡恭后曰簡穆宣  
祖諡有昭武后曰昭獻太祖諡有大孝后曰孝明孝惠  
孝章太宗諡聖德后曰懿德昭德元德淑德先帝在御  
特諡二后曰莊懷莊穆及上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之謚而郭后升配即當協叅徽號而追正之時無建請  
莫復典章迨夫奉慈尊名繼循前失况莊穆神主合祔  
本室名無所屬理固未安宜列繫於丕稱式增隆於大  
行兼詳乾德禮例改謚明獻皇后故事伏請改上真宗  
皇后謚皆為章下兩制學士太常禮院議而翰林學士  
丁度等言公綽所引前代皇后皆從帝謚然漢之帝謚  
主於一字與本朝名號不同真宗五后祔廟日久神道  
貴靜難從改謚之禮既而公綽復言真宗五后尊謚終

未合典法宜於郊禮前遣官先上寶冊庶循先朝加上  
六后尊諡故事丙子有詔恭依禮院言乾德中改上昭  
憲皇后諡中書門下特請改題是時禮官以為不可及  
祥符中增上六室帝諡天聖初又增上真宗武定之諡  
止告廟更不改題實為得禮遂如故事

戊寅封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  
郡王寧江節度使允讓為汝南郡王蘇王元偓子安化  
留後允弼為北海郡王燕王元儼子鎮國留後允良為

華原郡王吳王德昭孫左屯衛大將軍達州刺史從藹  
為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左屯衛大將軍雅州刺史從煦  
為安國公齊王元佐孫左千牛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  
宗說為祁國公昭成太子元僖孫右千牛衛大將軍宗  
保為建安郡王華王元偁孫右千牛衛大將軍宗達為  
恩平郡王邢王元傑孫右屯衛將軍宗望為清源郡公  
上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  
東平王蒼故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

少前

寶錄云燕王既薨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為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請次第封

拜之按議者即富弼河北守禦十二策之一也今正言之德文秦王廷美子允讓潤王元份子二人並已前見

更不表出德文皇叔允讓及允弼皆皇兄允良皇弟從

藹以下六人皆姪今皆削去其得封初不緣服屬故也又從藹舒國公惟忠子從煦高平郡王惟敬子宗說密國公允言子具得封自以祖故不以父故今亦不復言

己卯復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張亢為引進使并代副

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東緣邊安撫事

壬午降空名宣頭百道下陝西河東宣撫使范仲淹以

備賞功

癸未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  
畧曰元昊負中國當誅故遣林牙耶律祥等問罪而元  
昊頑獷不悛載念前約深以為媿今議將兵臨賊或元  
昊乞稱臣幸無亟許其實納契丹降人契丹討之託中  
國為名也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臣竊見契丹來書志  
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一書中言元昊  
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  
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一書中次言請朝

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  
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以拒之元昊昨來  
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縱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  
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  
也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  
界曾有相傷况止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  
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  
謝過於契丹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

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裔輕中國之心此  
三難也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  
拒而遽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  
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  
契丹之辭此四難也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  
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  
豈肯以前來所訴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  
此五難也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

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捍禦之謀以待二敵不必求二敵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又言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伐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言見北主



親言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  
報今來敵使却言北朝並不知仔細此不可信三也萬  
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  
於南朝名體順與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  
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為  
聲援得志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  
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  
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

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來禮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敵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事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敵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甲申梓州路運司言夷賊復寇三江寨洧井監指揮使散直王用等領衆擊走之

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劉滄為東

頭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確山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  
廷雖使滄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滄權水洛城主終坐違  
本路帥命故責及之

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  
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  
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也先是范  
仲淹言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  
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

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

不災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吏官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紓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

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  
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  
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於  
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  
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  
再任或升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  
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  
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貶黜令別進呈唐

時選刺史縣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奸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遍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  
中一二事爾其奏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寃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

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况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為例冊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



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賑發徒有安撫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茶鹽出於山

海是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絕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其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仲淹四事因監司擇守令附見其二  
其三請大臣兼領刑法司農八月辛

卯可考茶鹽通商記未施行三年  
六月甲辰已有詔議茶鹽利害

戊子徙知瀘州左侍禁閤門祇候李康伯同提點淮南  
路刑獄右侍禁劉繼英三班奉職王齊雄並遷一官康  
伯等皆捕擊夷賊有勞也

八月辛卯命叅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  
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三公分兼  
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  
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

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  
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  
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  
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  
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  
弊官吏絀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  
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  
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

不果行 諫官余靖言近者封建宗室藩屏皇家舉前王之令猷補當朝之闕典本支百世之盛美也風聞諸王宮皆封長孫惟吳王宮誤封次孫已有爭訴者臣愚以為宗室至親封建大事固宜詳審猶如此差錯則知天下踈遠之務誤者多矣宗室分爭不可傳聞四方臣曾為禮官頗知屬籍間事吳王德昭五子第二子惟吉追封冀王今聞冀王之子守巽最是諸孫之長有司便以冀王別為一院即推從藹為本宮之長而授封爵今

若奪從藹之爵以與守巽則事同兒戲書之史冊傳之外方謬誤之譏取笑于後臣之愚計欲乞朝廷勘會詣寶若從藹於今寶吳王宮長孫則因而推恩不形過舉別以公爵授冀王之子守巽庶幾聖德無所虧損不從守巽惟吉第三子自言於今為最長故也

壬辰更封洺州團練使守巽為潁國公

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帝面諭之曰北敵受禮雲州恐遂襲我河東兩府

宜設備弼退而上言臣誤荷獎擢無所施設致此外寇  
上煩聖慮聞命震驚不遑啓處然退自思念僅得粗略  
竊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  
不肯竊發二也河北平坦可以長驅必不由河東險阻  
而來易入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東空乏必不肯擊虛  
乏而驚我備富實之地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以北  
敵萌南下之心久矣臨事必不肯捨無備而寇有備五  
也若欲乘我不測而入當行詭道出於倉卒必不肯先

報雲州受禮六也契丹始與元昊相約以困中國前年契丹背約與中國復和元昊怒契丹坐受中國所益之幣因此有隙屢出怨辭契丹恐其侵軼於是壓元昊境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岱爾族累殺威塞役兵契丹又疑元昊使來遂舉兵西伐驗之非詐今必無會合入寇之理七也契丹惜燕地如人惜心腹若寇河東豈不防攻燕為牽制之術于今不聞備燕八也契丹自得燕薊不復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



必矣今臣但論目下不為河東之患過此以往則非臣所知臣謂契丹異日之禍獨在河朔河東只可為牽制之地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二要郡自行其事下二府議之未合只欲且令田况往彼按臣所說此乃平時悠悠所為非今來確乎至急之意也河朔一二年來雖名為設備其實未堪禦寇乃是張備豫之虛聲適足重敵人之奸計為患愈大不可不思臣前歲奉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蓋為朝廷方盡力西鄙未遑北

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聊以款兵緩禍而望雪恥於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恥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

此月甲子田况往河北在弼宣撫後七日不知弼何

以先言之蓋當時已議定遣况而弼又乞自行也

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

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析所領卒為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常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

復出內侍為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為不均  
通判保州祕書丞新昌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昱  
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  
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  
司雲翼卒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心  
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  
舉彎弓賭酒而衆辱之貴憑酒慢罵曰徒能以減削兵  
糧為己功因激其衆是日給軍衣衆遂劫持刀兵入牙

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  
與待舉列無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  
拒亂兵既而轉鬪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  
城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亂卒所害衆  
怨待舉甚揭其首衆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劉宗言與待  
舉同議亦害之始迫緣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為首守一  
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禮賓副使兼閭門通事  
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叛

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

命

按保州兵亂乃八月初五日朝廷於初九日始知富弼使河北實以初五日受命此時朝廷未知保州兵

亂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飾邊備未行而保州亂作朝廷就委弼措置弼緣此逆行實非始謀也其後弼有辨護

諂劄子却云因保州亂堅乞得河北宣撫蓋小誤然事

適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純仁行狀蘇軾神道碑及朱墨

史附傳並云弼因保州賊

平乞出則誤甚矣今不取

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遼等言中書樞密院聚聽召臣等宣示契丹來

書并朝廷答書臣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寔未可知  
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釁興兵  
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却歸朝廷乞拒而不納今答書  
便云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  
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彊敵如聞契丹見屯兵  
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戎境有以為名  
夫患有遲速事有重輕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  
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

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  
昊言昨許再盟蓋引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  
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  
國中招誘契丹邊戶虧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款之  
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  
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  
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  
則於西人無隄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

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先是育獨奏疏言契丹被朝廷  
恩腴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  
蕃自鬪鬪久不解可觀形便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  
賊具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未得元昊毫髮之助而  
太行東西先有烟塵之警此不可不察也為今之策宜  
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  
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委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固拒當



為加伐如此則二敵不能歸尤朝廷及聚議方平實當

筆皆不能易育初議焉

張方平墓誌銘載此議出於方平方平集有此兩篇後一篇注

云議與宋初同上墓誌亦云仁宗以書示方平及宋初然方平此時但為知制誥未入翰林也蓋輔臣召兩制示以書方平即同初等上議議實方平所作而吳育議獨最先上及是又與兩制同之今并取育議附見寶錄又不載知制誥姓名蓋脫誤也

丙申詔在京犯罪配隸外州軍者不得因差役上京在京諸司亦不得指名抽差時內東門吏犯賊配黃州其親戚多內臣求駕綱上京而作坊射為甲匠權度支判

官李參奏恐無以懲姦故禁之

丁酉陝西河東宣撫使范仲淹言知延州日見進士張挺有武力膽畧乞補三班差使殿侍為隨行指使從之

張挺不知本末何如  
若竟無聞當削去

戊戌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假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伏聞契丹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之且敵人當無事之時尚可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

無厭之求况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敵人之意不出數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剪除二曰見乏資糧欲假遼粟三曰軍興費廣先借數年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敵人背約妄起事端不當但務偷安每事輕許我守盟誓拒之有詞若只有借兵之言最可理奪伏緣景德之誓共約休兵只如元昊負恩擾我邊鄙本朝調發卒乘數年于茲未嘗假北敵之兵議誅討

今若夾山部落亡入我境則當極力同共驅除境外之師無名可出此則借兵之謀不可許也若以資糧爲詞亦當堅拒伏緣國家封疆至廣軍馬至多內有朝廷百官之奉外有賓客四方之事賦入有常度但緣愛惜生靈不忍爭戰故割自奉之金帛以資兄弟之國一國之財而供二國之用固無餘羨以副非意之求此又借糧之議不可許也若云先借歲聘之數尤當阻之伏緣契丹每言此來再結盟好不同向前固宜謹守誠信以敦

萬世之約况近歲新添金帛割剝已深山澤之利歲計  
猶有不足桑蠶所產民力固已無餘比要兩國安寧是  
用不惜所有今伐一小族便此過求若更有大事如何  
應副侵凌之勢無時暫已國家之物有限強敵之求無  
厭欲望不危必不可得此又預借歲物不可許也若云  
元昊懷貳與賊通謀同盟之國所宜共嫉惟此一事最  
難處置從之則權在敵人不從則強兵在境酌今之勢  
不能不從伏緣北敵本叅和議彼既有隙勢難兩交若

謂元昊已有好意不可拒絕臣恐納元昊而疎耶律則  
敵人移兵於我矣臣愚以謂元昊之論未定猶可緩之  
以順北敵之請其餘不可從也臣伏讀唐史竊見回鶻  
於唐朝有收復兩京之功每歲止賜絹三萬疋今來契  
丹歲取我物五十萬其害深矣伏乞朝廷密勅邊臣嚴  
設武備儻或敵人過分求索不宜輕許以重取國辱廟  
堂之上固有謀猷諫諍之官惟憂闕失望朝廷裁之又  
言伏覩耶律元衡已朝見訖中外臣僚但聞報西征事

又知河東邊奏警急並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且夾山小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竊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敵人乘釁肆其憑凌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累世稱藩一旦僭叛招携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敵中敵主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河西事了遣人來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伏之意又

與臣言候乾元節信使迴日請仔細報來及臣歸朝首  
言此事只緣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使乃隱諱云無此言  
暨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屢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  
元昊商量次第朝廷當元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  
約欲就則問而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  
之失也臣曾具奏陳疑其所謀四事一曰借邊兵二曰  
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昊之和遙度敵情  
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惟與元昊絕和最



難處置臣竊計之遜詞以謝北敵緩詞以款西戎苟紓  
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然臣愚慮兵禍自此起  
不宜處置更有失錯今若徇北敵而絕西戎亦有兵禍  
納西戎而違北敵亦有兵禍二敵連謀共爲矛楯之勢  
北人才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  
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其要矣必若棄元昊以爲外虞  
堅絕其約使北人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  
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僭尊號改年名

不稱臣不奏表此其倔強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  
三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敵使至將又招之  
彊悍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於  
中國者亦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  
而不從朝廷沉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遽即成之  
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彼欲舉兵  
而使我絕約皆北人之狡謀耳臣竊料北人因弋獵之  
勢爲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曰天下之

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趨死傷之禍況  
隣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所以爲心也寧失一  
小蕃不可煩兄弟之國蕭偕迴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  
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釁隙違忤北朝今之出師非  
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  
以從之近者稱本朝正朔去羌人僭偽之號而稱臣矣  
只以事要久遠故須往覆商量今若事體準前固當拒  
絕但業已許其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來而拒之則

似失信且中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於西人誰復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敵雖强悍固當聞此而悛心矣惟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緩圖我之患也臣又聞前歲北人解甲後幽州亦遭掠奪財物迫奪婦人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恐有衝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朝氣凌中國据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相射利劍相擊而後已不

可不早備也惟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爲然於是遣靖  
回謝其復書畧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  
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効順之故則無煩出師矧  
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  
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却也 樞密院言保州  
兵亂詔遣入內供奉官劉保信馳往視之諫官孫甫力  
言前有告變者樞密使杜衍不時發之當得罪甫本行  
所舉用其不阿如此

庚子命知制誥田况保州城下相度處置叛軍仍聽便  
宜從事

辛丑知青州陳執中言奉詔權罷修州城契丹雖遣使  
再盟然未保情虛實恐未可遽廢防守之備况秋稼大  
成人心樂於集事舊城比已興工剗削高下可窺若遂  
中輟它日不免重困於民乞遂乘時完緝奏可先是有  
言執中率民錢修州城民甚苦之故有詔罷其役也

記開

云集賢校理李昭遵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遵疏示執中  
執中慙恚上疏乞江淮小郡不許按昭遵三年七月罷

陝州入判理欠憑由今年八月爲度支判官不知奏執中時是何職任當考

賜保州投來

人員兵士特支錢

壬寅降敕榜招安保州叛軍

詔知雄州王德基諜報

北界以保州兵亂本路方領兵捉殺恐緣邊人戶驚疑也

癸卯右正言知制誥田况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充真定府定州路安撫使况言保州緣邊人戶多扇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兵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因

欲搖動邊民乞下緣邊安撫司密令捕緝法外施行從之

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上面諭修曰勿爲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條事有指越職罪也上曰

事苟宜聞不可以中外爲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修不

許

此據修附傳及晏殊正傳

右正言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余靖

知制誥仍知諫院 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洙爲

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待



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  
疑鄭戩諧已因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辨水洛城事且

言戩交結走馬承受麥知微於是遷秩改命而所乞竟

不從

鄭戩交結中官本傳都不載此據尹洙奏狀又碧雲駮載戩結中官黃元吉而進用一日元吉左遷

同列戲之曰天休走却爺矣戩笑曰君知我更有一爺在恐戩亦不至此碧雲駮託名梅堯臣然非也元吉事

當考 祕書丞館閣校勘知諫院蔡襄為直史館同修起

居注是日襄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弱十餘  
人指為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臣修臣甫已有論列

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勝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於四方明朝廷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爲議者若謂今日北敵妄生釁端不可使於極邊之地張皇其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威武之略也夫中國爲北敵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

萌而敵人咫尺必將悚動安慮其窺乎况事機不可失  
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

甲辰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石中立為太子少傅致  
仕 河北宣撫使富弼奏請殿中丞劉牧掌隨行機密  
文字從之牧西安人也 賜保州城下諸軍將校特支  
錢

乙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衛州防禦使郭承祐為宣  
州觀察使罷軍職樞密使杜衍惡承祐驕恣奏罷之

秦州刺史權并代部署狄青為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

青任涇原權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朝廷不欲令青

沮劉滄也但實錄不詳爾水洛既城劉滄又責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復還特書此亦足見朝廷委曲用人

之意

陝西河東宣撫使范仲淹請以涇原路參謀郭

固隨行教習軍陣從之

歐陽修杜衍墓銘云范仲淹宣撫河東陝西欲以兵從衍爭不

可今觀仲淹辟郭固隨行教習軍陣則仲淹固以兵從是衍不果爭也按富弼奏議韓琦家傳則衍所爭乃仲淹欲益發兵爾非為宣撫使不可以兵從也恐歐陽或誤

丙午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東平郡王德文為忠武節

度使魚侍中寧江節度使汝南郡王允讓同平章事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遷官於是遞進一等凡遷者三百二十一人

戊申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戡言昨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修水洛城臣等昨離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閣門祇候崔宣指揮使謝能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滄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賴滄

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  
就劾又差平涼知縣李元現代頌面授其意不謂朝廷  
遣周詢惟德來滬等生得出獄自後臣雖奉旨劉滬董  
士廉再往興築臣以蕃部疑變及慮狄青尹洙等破壞  
此城無以就功累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  
與狄青應副興修今幸滬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  
其初本路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輅大理寺丞李  
仲昌等皆實謀狄青以為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

黨之人自懷疑忌兼聞既城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輅  
雖已離此繼元仲昌多陰獻計畫務在間諜今除王素  
知渭州未必不為鬪亂雖水洛城不足惜奈何動扇蕃  
部棄去漢土不惟為異類報仇兼欲將微臣稔過臣所  
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洛固非臣徼功掠美之地乞  
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為羣小所惑  
其高繼元李仲昌仍乞早移別路一差遣不爾沮撓邊  
事必起後虞

宦者閻士良以供備庫副使為蔡州都監頗挾勢驕倨承前貴人多優容之及司勳員外郎陳述古知蔡州獨不加禮士良恚恨會去冬雨水述古言是所謂木稼亦木介也木有稼達官怕木介革兵之象其占在國家士良擗其語聞上述古因發士良陰事既置劾許州而士良不伏乃命監察御史劉湜再往鞠之己酉士良坐受所監臨贓奪二官述古亦坐所言不實罰銅七斤罷述古堯佐子也 司勳郎中張可久責授保信節度副



使坐前為淮南轉運使販私鹽萬餘斤在部中也監察御史包拯乞不以見獲斤兩定罪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置以警賊吏故有是命

辛亥贈太子太保諡忠憲韓億卒

壬子右正言祕閣校理孫甫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使夏防副之太常少卿直史館劉叢為契丹生辰使崇儀使楊宗讓副之鹽鐵判官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內園副使焦從約副之開封府

推官監察御史劉浞為契丹正旦使東頭供奉官閤門  
祇候李士勲副之 錄故德順軍得勝寨主右班殿直

閤門祇候裴大雅子得象為三班奉職得一為借職以  
大雅與西賊戰沒也

甲寅詔宗室大功以上親之婦不許改嫁自餘夫亡而  
無子者服除聽還其家 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  
未有統領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敕榜  
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退選人齋敕入城若遂開門即一

切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况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遠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

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辨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二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況其得其姓名令

楊懷敏率兵入城悉阬殺之

遠本傳云范貴史克順侍其臻據保州叛按此時似

有韋貴無范貴又云臻貴自劉按臻亦未嘗死不知本傳何所據也當考今止用記聞所載事迹李昭虎傳

云昭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楯自蔽為曉譬禍福賊遂降蓋飾說今從記聞按會要亦云遣郭

達入城諭賊昭亮  
不當專此功也  
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

富弼恐復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半  
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  
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

朱史附傳誤以富弼為夏竦  
今從蕪輟所作歐陽修傳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滄州劉渙為吉州刺史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士又  
謀反居人惶急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此據渙本傳按雲翼軍叛既誅之矣渙至又復叛不知  
果否渙不踰年亦徙登州當考渙知保州乃此月癸丑

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  
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  
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倚撫州縣苛束

官吏人不得聘其材宜稍寬假恬不為改乃加繩治此

湜傳按湜三年六月為察官四年十月遷殿院傳載此  
言在為殿院後恐非也因詔書約束轉運使即附見此

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  
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  
案倍於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倚撫微累不辨虛實

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懼此患無所訴告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潔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急以求課額羨溢編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為國歛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

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幸屬郊禋盛禮大需慶澤欲乞於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不悛必寘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滋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撓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朝廷既降敕約東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曰臺官



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多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展効之際獎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亦各負材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寧不更希進用

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闕如此用人安能集事况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下當怨怒上迂權勢而不敬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

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成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賊老謬之吏所快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此詔

恐與丁度指孫甫為杜衍門人相關然衍九月二十六日始拜相此詔決不為衍發也

富弼言

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揚守素到闕日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苟議絕和約或大段拖延不成則元

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為患如故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范仲淹言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外國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勝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外國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敵以雪天

下之耻今北敵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湏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驕怯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

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方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  
社稷無窮之福也如欲與敵人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  
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  
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

重增宵旰之憂

十月巳丑  
頒誓詔

